

## 法治护航 多方共话《全民阅读促进条例》

书籍是文明的载体,阅读是文脉的赓续。全民阅读是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体现,是保障人民文化权益、实现精神文化共享的关键举措。

在“全民阅读”连续12年被写入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的时代背景下,《全民阅读促进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的颁布,标志着我国全民阅读促进工作从倡导性活动迈向法治化推进的新阶段,这是国家法治化进程在文化领域的生动体现,是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重要举措。《条例》从制度层面为阅读推广提供了法律依据,背后更蕴含着建设文化强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深远考量。

今年2月1日,《条例》将正式施行。在2026年第一期读书版中,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围绕《条例》内容,与出版社、图书馆、书店及阅读推广人等各方展开对话,聆听他们对于新规的思考与期待。

## 探索数字出版生态建设新路径

新重庆-重庆日报:《条例》明确了支持数字阅读与传统阅读相结合,要求数字阅读服务提供者加强内容管理,推送优质数字阅读内容。请问重庆出版社在促进数字融合出版方面有哪些具体实践和思考?

郭宜:作为“渝字号”出版阵营里的排头兵,我社始终坚守主责、勇于探索。尤其在融合转型与IP运营领域方面,走出了一条“老社新活力”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条例》关于数字阅读服务的规定,更为我们下一步的探索注入了强心剂。

随着阅读形态的日益多元,出版行业也在迭代升级。近年来,我们着力打造“内容出版-出版数字-数字经济-经济服务-服务内容”的新型优质阅读服务生态圈,明确将“数字出版生态建设”作为重要发展方向,坚持以“内容导向、需求导向、创新导向和共赢导向”为指导原则,加速出版与科技的融合,打造高质量数字出版产品矩阵,优化用户体验,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升级。

早在6年前,我们就怀着构建出版产业互联网的愿景,构建出版新质生产力,自主研发出版行业ERP系统,目前已实现商用,引领我们在技术赋能出版的道路上稳步前行。

今年7月,在重庆举办的第33届全国书博会上,我们重磅发布了“匠心云教育”数字出版平台。它以“重庆安全阅读云平台”与“重庆出版社一体化数字中台”为双核引擎,将AI大模型、虚拟仿真等前沿科技熔于一炉,打通“教、学、管、评”全链条,让个性化学习真正落地。这也是在数字化浪潮深刻重塑教育生态和出版生态的大背景下,出版以自身融合创新发展赋能教育数字化,为现代化教育体系建设提供重要支撑的举措。今年10

## 圆桌读书会

## 主持人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赵欣

## 对话嘉宾

重庆出版社党委书记、董事长、总编辑

郭宜

重庆图书馆馆长

张冰梅

重庆市作协副主席、重庆“十佳全民阅读点灯人”

蒋登科

时光里书店创始人

李柯成



月,“匠心云教育”平台学生用户突破100万,成为大中专教材领域主流数字教材平台之一。

当前,数字阅读服务的相关探索也体现在我社的IP产业链衍生开发产业中,我们正在向构建“图书内容二次变现”“传统产业与IP产品转化”的融合发展新格局稳步迈进。从纸质书到电子书、从有声书到短视频、微短剧、立体阅读,实现产品的全形态与市场全覆盖,我们正积极加快智慧出版步伐,推动数字化引领,对优质内容进行立体化开发,满足读者在不同场景、不同发展阶段的阅读需求,进而带动消费模式的转变与增长,成为全民阅读时代来临之际的践行者与引领者。

## 培育阅读品牌,传递书香温度

新重庆-重庆日报:《条例》要求加大全民阅读推广力度。鼓励开展内容健康向上、展现文化底蕴、形式丰富多样的全民阅读推广活动。培育全民阅读活动品牌,做好优秀出版物推介,引导公民阅读优质内容。请问重庆图书馆(以下简称“重庆图书馆”)在打造全民阅读活动品牌、推广全民阅读方面积累了哪些经验?未来有何计划?

张冰梅:《条例》的出台,既明确了公共图书馆的法定职责,也为我们深入推进全民阅读提供了坚实支撑和清晰指引。多年来,重庆图书馆在培育阅读品牌、推介优质读物、引导深度阅读等方面开展了系列探索。

在品牌培育上,我们分级、分类打造了一众特色鲜明、深入人心的阅读品牌。包括亲子类“格林童话之夜”、青少年类“蒲公英梦想书屋”、老龄群体类“常青e路幸福夕阳”、多龄适配的“巴渝阅读行”等。连续8年举办的“阅读之星”活动,覆盖全市各区县、42家公共图书馆、98家市级机关单位,在川渝地区形成广泛影响力。2025年赛事更以“我的国,依然五岳向上”为主题,创新设立残健融合专场,生动体现了普惠、均等的服务理念。

服务理念。

在读物推介与服务优化上,我们坚持“优质+便捷”并重,让读者既能“读得好”也能“借得易”。依托全国和重庆市文献联合编目中心成员馆身份,我馆持续丰富馆藏,现有纸质文献436.2万册,数字资源达948TB;同时立足抗战文献、民国文献等特色资源,逐步构建起在全国具有影响力的专题文献体系。为提升服务便利性,在市文化旅游委的指导下,我们历时5年推动“川渝阅读‘一卡通’”,目前已实现川渝249家公共图书馆互联互通,覆盖重庆42家公共图书馆及全市2841个图书借阅点,基本建成了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文献借阅网络。

《条例》实施后,我们将从三方面推动阅读服务提质增效——

首先,要让阅读更“活”。强化公共图书馆在阅读生态链中的内容生产功能,紧跟以读者为中心的阅读趋势变化。依托重庆地方特色文化资源,推动核心资源从“保护”向“活化”转型;创新打造“古籍进校园”阅读品牌,构建“传统文化+阅读”服务模式,开发研学线路、文创产品等,推动静态文献向动态文化产品转化。

其次,让好书更“近”。紧扣“15分钟高品质生活服务圈”建设,以全市文献借阅“一卡通”服务和总分馆模式,优化多维服务体系,推动公共文化服务直达基层。

第三,让体系更“全”。深化智慧图书馆建设,创新打造“1+3+N”知识服务平台,依托数智技术构建图书馆知识库,聚焦抗战文献、古籍、巴渝地方文献三大特色馆藏,开发智慧馆员、个性化推送等N个应用场景,以数智技术扩展阅读服务覆盖面,推动服务模式从“文献借阅服务”向“知识内容服务”转型升级。

## 关注每一类读者,照亮每一个角落

新重庆-重庆日报:《条例》强调加强

对未成年人、残疾人、老年人等的阅读保障,规定提供适宜读物、开设阅读课程、支持全民阅读无障碍设施、优化适老服务标准等措施。作为“十佳全民阅读点灯人”,你对做好这类群体的阅读服务有何思考?

蒋登科:近年来,我参与了各级各类阅读推广活动,能明显感受到公众阅读热情持续升温。《条例》的出台,进一步从条件保障、组织方式、效果评估等方面为全民阅读提供了制度支撑。

推动全民阅读,需要关注到每一个群体。阅读并非仅属于成年人,未成年人、残疾人、老年人等同样需要通过阅读获取知识、滋养心灵、实现精神生活的丰富。我们所说的美好生活,既包含物质层面,也离不开精神层面的充实。阅读正是积累知识、陶冶性情、实现自我价值的重要途径。对这些群体而言,阅读还能帮助他们与社会保持联结,在思想与情感上不脱节、不掉队。

为满足他们的阅读需求,相关机构应在基础设施和读物供给上多下功夫。例如,增加社区图书借阅点密度,让老年人更方便获取书刊;在公共空间设置视障阅读区,配备语音设备和盲文读物;针对性采购健康保健、康复知识等适合特殊群体的优质读物,引导他们科学看待生活;组织小规模、互动式的阅读分享会,邀请专家与读者一起交流,帮助大家更好地理解内容。

我的体会是,只要讲到本地的人、本地的故事,读者就特别感兴趣。比如在北碚提到卢作孚、晏阳初,大家自然生出敬意;说起抗战历史、缙云风光,很多人都有话聊、有共鸣。这说明地域文化具有天然的亲和力和感染力。

因此,重庆文学界也应多创作反映本地历史、文化、发展与人物故事的优秀作品。写我们脚下的土地、身边的人、鲜活的事,就是在传承文化、传递温度。这也是作家参与全民阅读、开拓创作空间的重要方向。

## 推动旧书流动,延续文字记忆

新重庆-重庆日报:《条例》鼓励和支持社会力量依法参与提供阅读服务,建设公共阅读空间,开展旧书交换流通,丰富全民阅读场景。作为一处承载旧书情怀的公共阅读空间,曾荣获“重庆2022年度十佳最美阅读空间”的时光里书店,你们对此有何规划?

李柯成:《条例》的出台,对我们这样坚守了13年的实体书店是极大的鼓舞。政策的支持,不仅增强了我们的发展信心,也让我们更坚定地以特色阅读服务助力全民阅读。

作为一家重庆主题书店,我们始终聚焦在地文化,打造具有“感官体验”的阅读场景。在时光里,读者能看见本土图书、影像与文创,品尝融合重庆风味的餐食,听到方言朗读与本土有声故事,触摸承载城市记忆的老物件……阅读在这里不限于书本,而是融入空间的每一个细节。

在全民阅读推广中,我们特别重视让旧书“流动起来”。2022年世界读书日,我们开辟出“共享书架”,邀请读者捐赠闲置图书供他人取阅。起初还担心参与度不高,没想到不久就汇集了四五千册书。

这些旧书来自天南地北,常常夹带着前主人的笔记、书签,甚至一段留言。每整理一本,都像开启一段温暖的回忆。读者通过旧书,仿佛能与素未谋面的另一个人隔空对话,感受对方当时的心境。读书,不只是阅读内容,也是读一段与之相关的生命痕迹。

我们非常高兴看到《条例》明确鼓励旧书流通。未来,我们将继续推进“共享书架”,期待更多读者将家中旧书交给我们,让它们找到新的读者。旧书只有在被阅读时,才能延续其生命。这种共享,既是对资源的活化,也是情感与记忆的传递,让书籍成为连接人与人的温暖纽带。

作为一家重庆主题书店,我们始终聚焦在地文化,打造具有“感官体验”的阅读场景。在时光里,读者能看见本土图书、影像与文创,品尝融合重庆风味的餐食,听到方言朗读与本土有声故事,触摸承载城市记忆的老物件……阅读在这里不限于书本,而是融入空间的每一个细节。

在全民阅读推广中,我们特别重视让旧书“流动起来”。2022年世界读书日,我们开辟出“共享书架”,邀请读者捐赠闲置图书供他人取阅。起初还担心参与度不高,没想到不久就汇集了四五千册书。

这些旧书来自天南地北,常常夹带着前主人的笔记、书签,甚至一段留言。每整理一本,都像开启一段温暖的回忆。读者通过旧书,仿佛能与素未谋面的另一个人隔空对话,感受对方当时的心境。读书,不只是阅读内容,也是读一段与之相关的生命痕迹。

我们非常高兴看到《条例》明确鼓励旧书流通。未来,我们将继续推进“共享书架”,期待更多读者将家中旧书交给我们,让它们找到新的读者。旧书只有在被阅读时,才能延续其生命。这种共享,既是对资源的活化,也是情感与记忆的传递,让书籍成为连接人与人的温暖纽带。

## 在虚妄之地追寻爱——读《文城》中的爱情



邱胜丽

## 在虚妄之地追寻爱——读《文城》中的爱情

留下孩子后再度消失。他曾说,若她再走,他必去追寻。于是,他踏上前往“文城”的路,去寻找孩子的母亲,去找回他的爱情。

然而,“文城”,一个虚假的故乡,成为这个被爱情蒙住双眼的可怜人,穷尽一生也抵达不了的地方。

那对“兄妹”实为夫妻,从一开始就瞄准了这位底殷实、心地淳厚的北方青年。他们为爱私奔,挥霍殆尽后,演了一场精心设计的戏。纪小美以病为由留下,俘获那颗孤独的心,卷款离去,却又折返产子。她或许未曾料到,林祥福真会为了一句谎言,跨越千山万水,执意追寻至此。

“文城”,贯穿着林祥福前半生的执念,是一个谎言;而对“文城”的追寻,来自对爱情的企盼、对爱人的执念,他要找到她,亲口问出那句“为什么”。但他得不到答案——他寻找的那个人,早已冻死于一场茫茫大雪之中。

若暂且放下小说中对社会百态与人性的深刻描摹,单看其对爱情的书写,余华塑造了一个深情而执着的灵魂。至于小美,她对林祥福或许有过爱,只是这爱,终究敌不过她与年少伴侣之间更深的羁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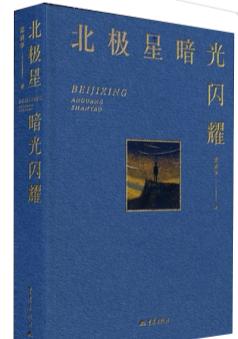
“文城”,一个象征着爱人所在的虚妄之处,代表了没有结果的追寻,但也是这种必要的追寻成为推动一个人持续前进的动力。我们许多人,一生都在奔向自己的“文城”。它未必是某个具体的人,也可能是某种理想、一段回忆,或是一份深藏心底的渴盼。

读《文城》,亦是读人生,在漫漫的人生旅途中,我们总要为自己构筑一个“文城”,它或许永远无法抵达,却赋予我们前行的意义,去追寻、去探求。

(作者为重庆外语外事学院学生)



## 暗光闪耀时,呼啸而去兮——《北极星暗光闪耀》札记



■ 陈泽宇

重庆出版社近期出版的张清华散文集《北极星暗光闪耀》(下称《暗光闪耀》)共计三辑。第一辑“灯火故园事”写故地、故人、故园的回声,怀旧的诗学混合着精神资源的体认;第二辑“群星闪耀时”记载作者与莫言、贾平凹、余华、格非、李洱、东西、邱华栋、孟繁华等“同时代人”的交往或交游,与他同行亦是与己书;第三辑“逝者如斯夫”则是追忆前贤,朱德发、刘玉堂、雷达、陈超、红柯、蒋心焕、郑敏等先生的往事历历在目,“先生的美声”凝聚成一首动人的和弦奏鸣曲。

《暗光闪耀》的作者署名,使用的本名“张清华”,而非以示人时采用的笔名“华清”。暗自忖度,或许是在有意区分创作中纪实与虚构的别途,强调这本志之书来源于生活现实的沟壑。不过细读之下很容易发现,作为散文集的《暗光闪耀》其实也是诗人的一次别裁。散文与诗的边际在许多篇什中漫漶无涯;《刘爱荣与阿尔兹海默症》有同名诗作,开头的一句我仍记得,“最初她只是变得有些迟钝,说自己老了”;《故乡的文学》中那首名为《叙事》的小诗可与诗集《镜中记》中的多次怀乡互鉴;《素描》《转世的桃花》《沉哀》则是恰到好处

的嵌入,诗的光泽弥散在了文章的角落;又如《闲话李洱》,很难不联想到作者另一篇关于李洱的名文《裁冰及剪雪,谈笑看吴钩》,诗意盎然两心通;还有一些隐形的书写,《北极星》中的那段闺房“偶遇”,酷似前作少年心事或春梦之诗的散文形态。

《暗光闪耀》中不少作品皆因诗而成,经过诗的淘洗,最终流转到散文的文法。还有部分文章截弯取直,更干脆地沟通散文文体,朴拙中形神兼备。《郑敏先生二三事》一文中,作者仅选取看似零散的个人记忆片段,闲闹几笔带过点滴琐事,所涉细节充满温情。散文之要,即在形散神聚。《郑敏先生二三事》在素材选择上看似自由随意,几件生活小事,场景各异,空间交错;叙述顺序也并非严格的时间顺序,回忆与感慨萦绕其中,可谓形散。虽然素材零散,但全文气息定格到郑敏先生的人格魅力、诗歌成就以及对其所处的标志性文学时代逝去的追怀,又可谓神聚。

以《郑敏先生二三事》为代表的文字,呈现出静谧而深沉、清澈而厚重的美学特质。时下,当代文学从业者中“研”“创”两栖已不是新鲜话题,这本来应是文学家的题中之义,但要说的实话也无妨,许多写作者的批评与创作脱钩严重。但张清华则不然,散文笔法确实对他的批评与诗有补充与平衡之功。如果说他的批评是以在经验中生长文学性见长,他的诗是对坚固之物和悲悯之心的抚慰,那么这些散文则是有别于前两者,在真淳中抵达澄明之境的见证。这或许能为当下的创作提供一重借镜,写作者看遍世态后,需静心内视己身,才能从浮云苍茫中理解真正属于自己的朝花夕拾。

需要专门致敬的是构成全书主题的《北极星》。显然,《北极星》篇是《暗光闪耀》中最为夺目的佳作,读来也最令人扼腕叹息。一只北极星牌挂钟曾是尤为珍贵的

电子书 有声书

扫码即可阅读、收听

近悦远来 书香重庆

http://www.cqrb.net/100book/100book163.com

当代作家余华2021年出版的长篇小说《文城》里,讲述了一个从收留开始的爱情故事——北方青年林祥福善意接纳了一对外地来的“兄妹”,哥哥离开后,妹妹纪小美因病留滞。年轻男女日夜相对,情愫悄然滋生。余华用寥寥数语写道:“黎明来到以后,小美留下来了,林祥福心里的白天也来到了。”对双亲离世后独自生活在漫长黑夜里的林祥福而言,小美的出现,像是一束光。

但这束光,背后藏着刻意的算计。小美的病来得突然也好得蹊跷,爱情蒙蔽了林祥福的双眼,让他忽视了这些不寻常。他只觉得,小美木屐的声响,为他死水般的生活荡开了涟漪。她自然地留了下来,操持家务,直至在一个狂风暴雨的夜里,二人结为夫妻。婚礼、酒席、交付底……日子似乎就此走向温暖平实。

然而,小美跑了。带着林祥福近半的家产。可是,她又回来了,没有金条,却带回来一个孩子。

因为孩子,更因为心底未灭的爱与良善,林祥福原谅了她的不告而别。但他怕了,于是补写婚帖、重合八字,规规矩矩又办了一场婚礼,仿佛想用这层“规矩”将小美牢牢锁在身边。锁不住。他们的爱情始于一个双重谎言:关系是假的,“兄妹”并非兄妹;来处是假的,“文城”并无此地。林祥福不知道真相,只知道爱人

